

莫棠未刊题跋辑释

史丽君

莫棠(1865—1928或1929),字楚生,贵州独山人,清末民初藏书家。“楚生读书极用功,藏书万卷,虽零星小册皆手自题识”。^①莫棠身后遗篋尽散,其题跋亦随之散出。潘景郑“欲采辑其藏书识语汇为一帙,庶先生搜罗之苦心赖以不坠。尘事历六,迁延未成”^②。又陈乃乾1946年撰文记:“曾与秦君曼青相约,共辑他的题跋得三百余篇。这次抗革后,秦君已长斋绣佛,不再谈及诗文。我所辑存的稿本,也已随同我的藏书而卖去了。”^③国家图书馆现藏有绿格抄本《铜井文房书跋》,封面题“铜井文房书跋,独山莫棠撰,乃乾辑”,所用稿纸左侧下方有“慎初堂”,钤“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长乐郑氏藏书之印”,收录莫棠题跋93则,当为陈乃乾辑存的稿本。陈乃乾文中所称之“秦君曼青”即秦更年,笔者力所不逮,未能查见秦更年所辑题跋,不知其与陈乃乾所辑共为一帙抑或已散佚。今笔者搜罗莫棠题跋6则,未见著录于《铜井文房书跋》,兹逐录如下并略作考释。

(一)《云仙散录》一卷,一册,题唐冯贽撰,明刻本。钤“颐庭所藏”、“独山莫氏铜井文房之印”、“独山莫棠”。首都图书馆藏。此书有莫棠两处题跋:

扉页题:讹字极多,甲午重九侯世经持售。

卷末题:《云仙杂记》十卷。《四库》著录乃叶氏蓁竹堂本。此亦明刊,题《云仙散录》,只一卷,正与陈振孙《书录解题》相合,盖犹宋代流传之旧也。《提要》谓“其自序称天复元年,而序中乃云天祐元年”、“年号颠倒”、“殆依托者未及详考”等语,今案此本自序,实天成元年十二月,非天复也。天成,后唐明宗年号,上距昭宣帝天祐元年只二十馀载,与序中“书成于四年之秋,又数岁始得终篇”诸语虽未必按数恰符,而约计之词理有可通。盖书成于唐代,序固作于后唐也。宋去五代甚近,书又为王铎伪作,断不致于年号间显然舛谬若此也,库本殆传刻误字欤。然《书录解题》亦

①陈乃乾:《东坡七集》,见《陈乃乾文集》上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61页。

②潘景郑:《著砚楼书跋·明本山水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77页。

③陈乃乾:《东坡七集》,见《陈乃乾文集》上册,第61页。

作天复也。

据扉页文字可知,此书于光绪甲午(1894年)购自侯世经处。侯世经即侯念椿,《藏书纪事诗》称其为“侯驼子”,记其行事云:“短而倮,貌寝行贱,日登垄断以售黎丘之技,然颇晓事。多识簿录,旧钞,旧刻,何年何人收藏,何省何地装订,写槧先后,题跋真伪,一见纸墨,辄能言之不爽。”^①沈津曾记莫棠:“藏书当为甲观,其赏鉴能力并非全是家学渊源,而是其少年时已与世经堂侯驼子(侯念椿)相熟”^②,此跋可为此一证。

由跋文看,莫棠将此书与四库著录之蓁竹堂刻本对校,发现了此本序称“天成”,而蓁竹堂刻本则称“天复”,一字之差则年代相差甚远。据此明刻本,莫棠纠《提要》所言“自序称天复”之疏失。另外,从此跋看出,莫棠持《云仙杂记》为宋王铨伪作之论。

(二)《襄阳耆旧传》一卷,一册,晋习凿齿撰,明刻本。钤“颐庭所藏”、“莫棠字楚生印”、“独山莫氏铜井文房之印”。有识语:“绍熙改元初伏日襄阳守延陵吴琚识”。首都图书馆藏。此书有莫棠跋云:

此书《四库》未收,爱日精庐有明五云溪活字本。是亦明刻,殆袁褫四十家小说零种。张氏《志》谓此本为后人用习书重编,其说固是。然习氏原书凡五卷,前载人物,中载山川、城邑,后载牧守,晁氏《读书志》详记之。重编者即剽取人物一门,亦不当。寥寥数叶,况又续增习氏以后事乎!当更求任心斋所辑三卷本一证。己亥十月朔日棠识。

莫棠认为此明本《襄阳耆旧传》为明袁褫四十家小说零种。莫棠赞同张金吾之论,认为此本为后人删削习凿齿之作而成,莫棠还指出,此书虽据旧书而来,但删削不当,且续增大量习凿齿身后之事,其可靠性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除莫棠外,此书还曾经多位藏书家经眼。如黄丕烈曾记经眼之《襄阳耆旧传》末有“绍熙改元初伏日襄阳守延陵吴琚识”^③,正是此本。又,顾廷龙1940年曾“见《襄阳耆旧传》一册,有黄丕烈跋,莫棠跋。黄跋见缪荃孙辑《荃圃藏书题识》。莫跋先生录之”^④,亦是此书。从这些记载也可大致看出,此书在几百年间历经辗转,终归公藏的历程。

(三)《江淮异人录》一卷,一册,宋吴淑撰,明刻本。钤“颐庭所藏”、“莫棠字楚生印”。首都图书馆藏。莫棠跋曰:

光绪辛丑沈君蕻庭见贻。盖余先于坊间得其同种者一二也。三月十七日棠。

从《铜井文房书跋》所录跋文看出,莫棠藏书中常有友人赠予者。此本即

①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744页。

②沈津:《老蠹鱼读书随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4页。

③黄丕烈:《荃圃藏书题识·重校襄阳耆旧传》,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版,第140页。

④沈津:《顾廷龙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16页。

沈蕓庭所赠。

此处莫棠所言“先于坊间得其同种者一二”即指上录之《云仙散录》、《襄阳耆旧传》，莫棠皆定其为明袁褧四十家小说零种。另外，首都图书馆还藏有明刻本《东方朔神异经》，一卷，一册，钤“颐庭所藏”、“莫棠字楚生印”、“独山莫氏铜井文房之印”。此书行款与《云仙散录》、《襄阳耆旧传》、《江淮异人录》皆同，当为同种。

(四)《安雅堂未刻稿》八卷，《入蜀集》二卷，共四册，清宋琬撰。《安雅堂未刻稿》为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莱阳宋永年刻本，《入蜀集》系莫氏铜井文房抄配。钤“莫棠之印”、“独山莫氏铜井文房之印”、“莫天麟印”、“铜井文房”、“楚生弟三”、“独山莫棠”。首都图书馆藏。莫棠对此书用功颇多，除请人补为全帙，全书有其题跋五处：

《安雅堂未刻稿》有莫棠题跋曰：《四库全书》附《存目》录《安雅堂诗》、《安雅堂拾遗诗》(无卷数)，《安雅堂拾遗文》二卷，附《二乡亭词》一卷。余向有康熙刊本，诗、词与之同，而无拾遗诗、文。盖四库所据拾遗诗、文及词出乾隆丙午族孙邦宪刻也。康熙刊《文集》有两本，又有《书启》、《祭皋陶》杂剧二种，均未分卷，悉为库目所无。《文集》一本方字，一本楷字，文各不同，方字本在前，据卷端诸序(康熙丙午金之俊、赵昕、黄坚、杜濬诸人)，荔裳犹未歿。楷字本虽亦有康熙初年序(丙午宋实颖、程康庄、尤侗)，而已卯严虞惇、王熙、张重启、周金然四序皆言荔裳子思勃哀辑遗集，则编刻在后，疑与库目所著之《拾遗文》相出入也。同治中，世父即亭君见虞山瞿氏藏蚕尾山房写本荔裳《入蜀诗》有渔洋题识云：“庚辰秋，余官刑部尚书，荔裳之子思勃自莱阳至，投一卷，则《入蜀诗》也。先是辛亥岁，荔裳在京师，属余选定其集二十卷(当作三十)，携以入蜀，今此本不复观矣”，云云。(《未刻稿》彭启丰序云‘手定诗三十卷，携之成都，蜀乱后妻孥羁蜀，而先生以入觐卒京师，此稿遂不可问’，与渔洋言合。)是荔裳诗、文(康熙本《诗》不分卷，有顺治来之集、蒋超序)虽及身所刻，皆非后来定本，惟思勃既于己卯刻文集，而不以庚辰投渔洋之入蜀卷并刊，良不可解。此《未刻稿》八卷，乾隆丙戌其孙永年刻，未有《入蜀集》。《四库提要》云：“所谓《入蜀集》者，其后人亦无传本。”当时永年此刻已行世，不知何以未经采进。是本编校远胜以前刊本之芜杂，惜其但取康熙本之所无，不能以诸种芟并合刊，俾稍复渔洋审定之旧，且于相去甚近，乾隆初年邦宪所梓之拾遗诗、文、词集亦不一及若未见者，何也？余先有一部在山庐，甲子七月避兵过沪，复冷摊买此，阙尾两卷，既至通州，乃假本补写成完帙而记其概。乙丑正月二十七日雨水节独山莫棠在濠上小阁。(图见封二)

上则题跋末，莫棠又曰：此本初印逐卷后但有“孙仁若校刻”，与序文合，并无永年及曾孙诸名同姓流传，后者并其名亦去之。若非见初摹本，不

知为仁若始刊也。

《安雅堂未刻稿》卷四末页莫棠题曰：余旧藏本无此一叶，而前叶未行即刻“安雅堂未刻稿卷第四终，孙仁若校刻”。甲子七月买此本，乙丑正月二十五日命工装补，补阙字毕，并记。

《入蜀集》卷端莫棠题：铜井文房补写此卷上下。

《入蜀诗》卷末莫棠朱笔跋曰：此卷面题“蚕尾山房抄本”，卷中评骘利病分明，于《三闾大夫庙》、《北帝城》两篇辄举已作律诗，谓“足为劲敌否，以俟后之揽者”。卷端识略云：“康熙壬子，余与荔裳先后入蜀，不及相见，明年荔裳入觐，卒于京师，甲寅乙卯家居尝得其《入蜀诗》一卷，写留篋中，久之失其本。庚辰秋，余官刑部尚书，荔裳之子思勃自莱阳至，投一卷，正《入蜀诗》也。亟录存之。先是辛亥岁，荔裳在京师，属余选定其集二十卷（《池北偶谈》作三十卷，此或写误），携以入蜀，今此本不可复观矣，惜哉！庚辰十一月十九日。”（按庚辰为康熙三十九年，渔洋辛卯年卒，年七十八，则是年六十七矣。此卷虞山瞿秉渊藏。）以上吾世父即亭君读渔洋评点定宋荔裳《入蜀诗》，卷有怀诗题下所注，此卷想即从之出而失其评语矣。下一卷词不应题“入蜀”，殆此本所误并耳。

所录题跋中括号内文字皆莫棠原文，以小字双行书之，笔者加括号以示区别。

在《安雅堂未刻稿》的三则题跋中，莫棠比较了康熙方字本、康熙楷字本、四库采进本、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莱阳宋永年刻本在收录内容上的差别以及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系统分析了《安雅堂未刻稿》的刊刻源流，并指出四库采进本未收《入蜀诗》之疏。从跋文中还可看出，莫棠对藏书保护有加，命工装补并补阙字，于此书之长久保护功莫大焉。

《入蜀诗》跋抄录莫友芝考证蚕尾山房抄本《入蜀诗》之文字，并略加考订。今蚕尾山房抄本《入蜀诗》藏国家图书馆，钤“铁琴铜剑楼”之印，清王士禛批点并跋，有瞿秉渊、季锡畴、裕仁、张文虎、傅增湘跋，陈倬、潘介繁、赵金灿、莫友芝、钱宝琛、缪星通题诗，王荣年、莫友芝、唐仁寿、李善兰、戴望、高心夔、潘树辰、管庆祺题款。经对照知莫棠从莫友芝处转录之王士禛卷端题识与王士禛原文字句偶有不同，当为抄录偶误。莫棠转录之莫友芝题跋则未见蚕尾山房抄本《入蜀诗》中。

（五）《宋人百家小说》，一百五十二种一百五十四卷。明末刻本。钤“独山莫氏铜井文房之印”、“莫天麟印”、“莫棠之印”、“莫棠所藏”、“独山莫氏铜井文房”。国家科学院科学图书馆藏。

剪取宋人杂记数十则，即为一种，殊无意义，盖明末坊本也。疑尚在《学海类编》之前，与《五朝小说》亦小异。然亦有一二可观，不必废也。初僧记。

钤印中，“莫天麟印”为莫棠之子莫天麟之印章。莫氏为藏书世家，其藏书

间有莫棠父子昆仲之图记,如:莫棠之父莫祥芝“莫祥芝图书记”、“独山莫祥芝图书印”,莫棠兄弟之“莫科祁棠兄弟同观”、“莫科印”、“莫祁图书之印”,莫棠之子莫天麟之“莫天麟印”、“天麟所藏”、“莫天麟观”等。跋文落款中“初僧”为莫棠常用之自称。

此书编者不详,莫棠定为明末坊刻本。经过对勘,莫棠认为此书内容与《五朝小说》之《宋人百家小说》略有不同,虽为汇纂之书,但仍有可观之处。

(六)《敦煌石室记》,一册,罗振玉撰。半叶12行,行25字,无界栏,内有手补文字及留待补字的方框,1909年广雅书局活字本。国家科学院科学图书馆藏。钤“东方事业委员会所藏图书记”。此书题跋也为活字刊布,但因此本绝少流传,故一并抄录于此:

右《敦煌石室记》,罗君振玉撰。予从布政沈公请观,再付活印以播异闻。两庾之厄,累代重器沦于异域者,何可胜道,岂有于千年尘垢中物哉。虽然,璧马来归,未知何日,但如所记,三分之二犹存,则航头汲冢,不绝于流传,当更有出此记之外,而饜好古者之望也。时宣统改元十月独山莫棠识于广雅书局。

莫棠曾任广雅书局提学,期间负责刊刻过多种典籍。此书由沈曾桐处借观,因其学术价值,莫棠以活字印行。从此举也可窥得莫棠在乱世之中对旧籍存藏与研究的关注和重视。

以上6则,当为莫棠藏书题跋极少之部分,从各家著录知海内外现存莫棠藏书题跋为数不少,如前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即收录莫棠题跋本6种,其题跋内容皆未见披露。对莫棠题跋进行搜罗整理,一则可以辑存先人手泽,以不坠先人之功,二则亦可对考察莫棠生平学术成就、分析莫棠与《邵亭知见传本书目》之关系有所助益。

作者工作单位:首都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

抄印堂

袁入蜀詩有漁洋題識云康熙秋余官刑部尚書為袁之子恩勳
自萊陽至板一卷則入蜀詩也先是辛亥歲為袁在京師屬余選
定其集二十卷當作三十卷携以入蜀今此本不可復觀矣云未刻稿影印
而先生以與余京師此稿遂不可得與漁洋言是為袁詩文康熙李詩不分卷
有順治庚辰序雖及身時刻皆非後來定本惟恩勳既於已卯刻文集而不以康
辰投漁洋之蜀卷並刊良不可解此未刻稿八卷乾隆丙戌
其孫永丰刻未入蜀集四庫提要云野謂入蜀集者其後人亦無
傳本當時永丰此刻已行世不知何以未經採進是本編校遠勝以
前刊本之蕪雜惜其但取康熙本之所無不能以諸種芟併

合刊俾稍復漁洋審定之舊且其相去甚近乾隆初年邦憲
取梓之拾遺詩文詞集亦不一及若未見者何也余先有一
部在山廬甲子七月避兵過滄復冷攤買此闕尾兩卷既
至通州乃假本補寫成完帙而記其概乙丑正月二十七日雨水
節獨山莫棠在濠上小閣

此本初印逆卷後但有雅仁若校刻与序文合並無永丰及曹廉諸名同姓流傳後者
其書名亦去之若非見初學本不知雅仁若始刊也

敬再啟者常德府守為兩級之承匯萃一區鼓吹
卽此設三兩級學務分處石以必為城招處之不及
也若署任朱守其款振學招倡凡氣大開士心悅服
不料朱守去年卸任後處中忽忽忽州府知府唐
步瀛調署斯缺唐守老奸巨猾向以強強者在
衡州任內為多務為欺騙仲友對處中逐為一調開到
常德者將為禍處房屋撥歸刑部居住其府立中
學堂生徒約有三年於國風一律解散遁入省城明生
處結業通其籍也西改學界向移安都在中南兩改
之止此久久其任於必倒逆施治害文明豈為學
生做戚及動將學風敗壞味為害心既在焉能備
事役局圖可證封之
名覽請
方部南政勵師諸其速將唐守調署他缺或為安
州永順兩府對調均免彼善利此也倘有
允准度裁兩府免為操滿保全其大不勝感佩
之至 付文啟